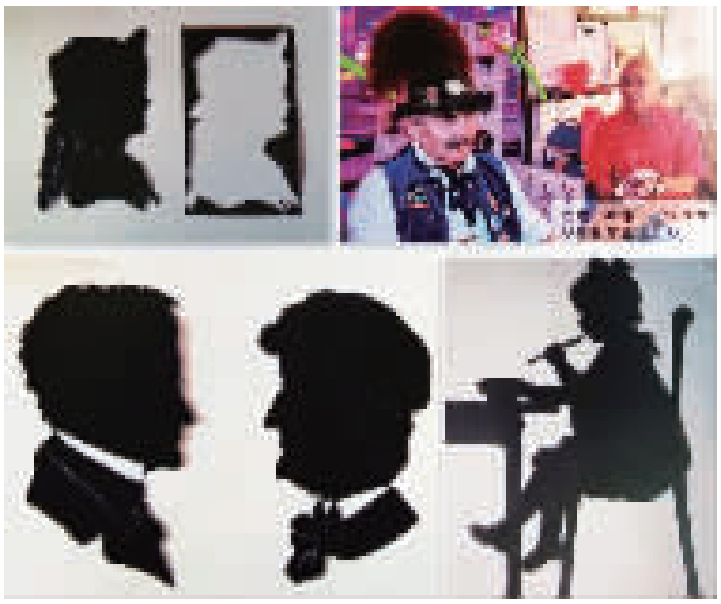
【侨界风采】

一把剪刀闯德国

文 李庭昆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

梅陇休闲苑是半个巴掌大的袖珍公园,是镶嵌在居民区中的一块绿色宝地。每天清晨到傍晚,到处是老老小小的人群。前不久,因为一个“特殊家庭”的出现,平添了一道风景,旅居德国的小胡 (邻居都这么叫他)和他年轻的德国妻子,每天一早总是推着轮椅上的老爸来这里活动,自然引起众多好奇的目光。那些好事的大姐还会要求与这位洋媳妇合影, 而她,总是堆着满脸微笑点点头,有时还会说句刚学会的上海话:“好格呀!”

小胡叫胡卫星,其实已过了花甲之年。他剃着光头,架着黑框眼镜,长得很壮实,颇有“海归”气度。他父亲90多岁了, 是梅陇紫藤一村的老居民,大家都称他“胡老伯”,去年突然中风,为此小胡经常带着妻子回上海探视。

平时不善言辞的小胡, 与他聊起“一把剪刀闯荡德国”的故事,话匣子一经打开就如江河直下。他是1991年3月去德国的, 那时 “柏林墙”刚被推倒,百废待兴。小胡因为有亲戚在奥格斯堡, 也随波逐流来到德国。奥格斯堡位于纽伦堡和慕尼黑之间, 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, 至今仍保留着欧洲早期文艺复兴的大量痕迹。

小胡毕业于位育中学,从小酷爱绘画艺术,学过剪纸剪影,也学得一手好厨艺。他去德国,带去的就是一把菜刀和一把剪刀。最初,他去餐厅打工,掌勺,也悉心学过西餐西点,以后自己开过小餐馆, 取名 “星星酒楼”。可经过几年打拼,小餐馆难以为继,他的剪影艺术却日益精进,在奥格斯堡大有名气。他从街头地摊到走进学校开班,又多次被邀请到图书馆展示,走进市政厅为政要、参议员施展他独特的剪影才艺。他笑着说,我就是靠一把小小的剪刀,走遍德国城市,也几乎踏遍整个欧洲。他去法国、荷兰、瑞士、瑞典、比利时、奥地利等,所到之处很受关注。他还颇为得意地说,在剪影这门艺术上,我可以称得上是德国“第一把剪刀”。

小胡的剪影艺术在德国获得成功,他最多一天为近百人剪影,收入当然也比较丰厚,但是他每次总是要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公益回报给当地的社区。他在当地,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。

小胡在事业成功的同时,还收获了一位德籍妻子。2006年6月18日小胡结婚了,新娘萨博诺娃比他小二十多岁。他们的爱巢在奥格斯堡市中心的一幢公寓里,二卧一卫一厅的居室,比较舒适。按照欧洲的传统习俗,新娘的名字前面要加上丈夫的姓氏,成为“胡·萨博诺娃”。她身高1米60,身材匀称干练, 略带棕栗色的头发,灰蓝色的眼睛,显得温柔沉静,又充满活力。原来她是一名捷克女子足球的边锋悍将,并以速度快捷、射门凶狠著称。多年的绿茵生涯,她随队转战欧洲诸国,可以说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姑娘。她退役后选择移民德国,在奥格斯堡与小胡邂逅, 一见钟情,直至走进婚姻殿堂。这样的异国婚姻,也许是前生有缘吧。

小胡说,萨博诺娃不仅对他剪影绘画事业十分支持, 并能承担起策划、公关和对外联络等各种事务,已成了他得力的助手。

小胡几次跟随萨博诺娃去捷克看望她的家人,小胡的为人受到岳父母及一家人的认可。

这位德籍的洋媳妇, 懂得对公公的孝顺,每当她来上海,总帮着小胡悉心服侍公公胡老伯。她还跟着公公学中文,学上海话。如今,她已学会一二百个汉语单词, 在日常生活中与公公或邻居交流,渐入“无障碍”状态。

【人间草木】

花被头草花

文 周曙明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春天的美, 美在花花草草。而农村的春天,即使没人刻意栽种 “家花”,野花也会肆意地生长、开放,姹紫嫣红,争奇斗艳。在这林林总总的野花中,我独爱“花被头草花”。

又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 我特意去观赏在花卉名册里没有名份的“花被头草花”。花被头草的叶片短柄, 叶边缘锯齿状,叶片两面披有疏生的柔毛。叶腋间生花,花冠蓝色、紫色或蓝紫色,种子呈卵形或圆形。半圆形的4片花瓣围绕着花心,花心里站着两根高高的迷你雌蕊, 像两只振翅欲飞,小得不能再小的蝴蝶——因为整朵花的直径仅半厘米许。

花被头草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特强,繁殖力旺盛。它不讲究土质的酸碱,也不分沙土粘土, 它的花籽一落地,就会发芽、生长、开花,不管把草扔在何处,只要沾泥,便会扎根成活。初春里,它开花了,又谢了, 结下的草籽掉落到地面,发芽、生长,很快又开花,怪不得它的花密密麻麻,重重叠叠,看上去是绿茵茵、蓝幽幽的一片, 如给大地盖上了一条条被子——名副其实的“花被头”。

忍不住拍下几张“花被头草花” 照片,发到“微信群”里与朋友分享。不多久,点赞的,评论的, 留言的达到了百多人次。有位朋友连发三个“大拇指”点赞后,又用音频发来一个故事:在很久很久以前,古老的波斯有个名叫 “阿拉”的老伯,他非常想念已经离世的老伴——“婆婆”。每当夜晚来临时,他常常独自躺在野外的草地上, 仰望着天上的星星,思念着自己的老伴。后来,凡是老人躺过的草地,长出了淡蓝色的小花。这些小花,就是那位“婆婆”变幻出来,衷心守护“阿拉”老伯的眼睛。阿拉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“婆婆纳”,聊补思念之苦。后来,这草的名字传开了,大家都叫它“阿拉伯婆婆纳草”。一位医院退休的同学留言说: 婆婆纳草性平,味辛、苦、咸,具有祛风除湿的功效。

以前,我只知道小时候挑花被头草来喂兔、喂羊。原来,这“花被头草”不但有个美丽的故事,还是一味中草药。喜欢这名不见经传的 “花被头草花”,没错。

【战“疫”书法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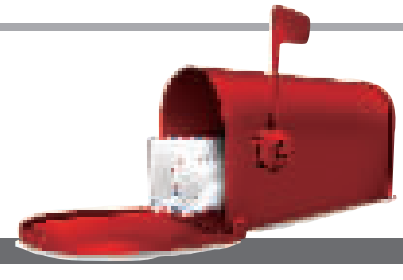
笔墨有情

作者 凌熙康(七宝镇侨联主席)

征稿启事

疑心聚力促和谐,同心共筑中国梦

欢迎大家踊跃投稿:统战时评、学习感悟、人物新风、典故新知、诗词漫画、摄影作品……
要求:聚焦统战、文风清新、励志走心,字数最好在2000字以下,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。
一路走来,感谢有你相伴!



来信请寄: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 《闵行统战》报收 邮箱:18121119559@163.com